

庄稼开花

孙道荣

我认识的所有庄稼，都会开花。

村后的丘陵，一半种小麦，一半种油菜。冬天它们都是绿油油的，春风一吹，它们的样子就变了。油菜开花，热烈而奔放，黄澄澄一大片，铺天盖地，即使没有风，油菜的香味，也会翻越一道道田埂，飘到村庄的上空。每一株油菜，都会开出无数的花朵，如果它被插在花瓶里，一株即成春天，但是，没有农人会折了油菜回家，每一朵油菜花，都将成为一棵饱满的油菜荚，蓄满油菜籽。

热闹的油菜花，使旁边的麦子，黯然失色。但麦子也是开花的，它的花，细小，安静，多呈乳白色，或米黄色。不用三五天，我们就能看见麦穗，从麦棵里拔节而出，穗亦花朵，只因它不像别的花那么张扬，一瓣一瓣地盛开，麦子的花，往往被人忽视。麦穗初呈绿色，继而金黄，它的芒须须向上，若刺向天空的利箭，如果不是沉甸甸的麦穗束缚了它，它定能万箭齐发，射落天上的星辰。

与麦子一样，水稻的花，也细碎而低调，它们掩在稻叶间，像羞涩的村姑们，她们的美，只掩藏在农活和针线之中。水稻灌浆，拔穗，水顺着稻秆爬上来，催它开花，它就开了，一粒粒，一穗穗，小而碎，白而香。一粒稻穗与一粒麦穗的区别就在于，它的清香是稻糠掩藏不住的，而麦子的香，惟有在它被磨成白白的面粉时，才全部散发出来。

我奶奶的菜园子里，更是繁花盛开。辣椒的花是米白色的，它结出来的辣椒，却先青后红，一棵辣椒，在枝头挂的时间越长，就会越辣，连周围的空气，也被它辣得能挤出一滴滴泪来。黄瓜的花是黄的，西红柿的花也是黄的，它们有时候纠缠在一起，让你分不清，哪朵黄花是西红柿，哪朵黄花是黄瓜，但没关系，过不了几天，它们就会自己分辨出来，是西红柿的花，它就结一只红红的西红柿，是黄瓜的花，它就结一只青青的黄瓜，它们从不会出差错，从不会混淆。南瓜的花，也是黄的，像个喇叭一样，整日对着天空歌唱。一定是它唱的歌特别好听，到了秋天，土地就让它结成一只硕大的南瓜，比一百个西红柿还大。同样的黄花，结的果不一样，大小也迥异，我奶奶的菜园子，真是奇妙得很。

当然，比南瓜更奇妙的，还是西瓜。它的花并不大，也是白色的，比一朵辣椒的花，大不了多少，但它结出的西瓜，却能比我们的肚皮还要大，还要圆。我们村的老头们，就喜欢屈起中指，一边弹西瓜，一边弹着我们这群光着腩的小孩的大肚皮，都“砰砰”有声，这声音能让这些老头们皱巴巴的脸，瞬间乐成了一朵朵皮夸夸的花来。

最有意思的，还是花生的花。它的花是黄色的，若米粒，在枝叶间绽放。阳光照耀着它，夜露滋润着它，蝴蝶绕着它飞舞，它享受着身为一朵花应有的荣耀和快乐，但是，与别的任何花都不一样，它不会迷恋这一切，它听见了大地的召唤，很快，它就会低垂下脑袋，谦逊地向着身下的土壤。它慢慢垂挂了下来。这不是它的枯萎，不，它只是要重回大地。不管它曾经盛开在多大的枝头，不管它曾经多么灿烂，它都一定要回到大地。在它下垂的过程中，身后会拖着一根白白的须线，那是它和花生株的连线，那是它与母亲紧密相连的脐带。它的花瓣，终于触碰到了土地，它一头扎了进去，义无反顾。在我认识的所有庄稼中，惟有花生的花，如此谦逊，如此执著，向天开花，向地结果。

它们都是庄稼，它们也开花，花亦美艳，却并不以开花为美，亦从不以花示人。它们之所以开花，只是为了结果，以果实回馈大地，以及耕耘它们的人。每年春天，都会有很多人，来到郊野，寻访油菜花，这恐怕是唯一以花之美吸引来的目光。而在我的乡亲们眼中，所有的庄稼开的花都一样好看，让他们欣喜，因为，每一朵花，都将结果。而这，亦是我所期待的。

我湖

陈春丽 文/图



列队

嘿，你们好吗？我在这片湖，向我的候鸟朋友们招手。

这是安庆菜子湖国家湿地公园。2021年4月的一天，我第一次来到这里。我一直记得那一天的波光树影和碧水蓝天，记得那一天的滚滚草浪和翱翔的水鸟。我还记得，小野花漫天遍野地开在湖边，紫色的，黄色的，白色的，朵朵淡雅清新。水天一色的湿地里，芦苇茎秆直立，长线形叶片，排列成两行，婀娜多姿。蓦然回首，蒹葭苍苍，在水中央。那一刻，我跑着、笑着，仿佛成了一棵植物。

之后的日子里，我常会走进这片湖。真好啊，我在这！是的，这是我工作的地方。

夏天，湖水上涨，滩涂隐没，湖上只有一些留鸟，这也是相对安静的时候。远处群山青翠，近处水波荡漾，万物肆意地生长，菜子湖芦苇里、灌丛间、草地上、湖滩边，总会有新的生命诞生。我期待着在秋天时，见到那些远方尊贵的客人。

渐渐地，我熟悉了这片湖，更是爱上了这片湖，我称它为“我湖”。常常一个人，在中午的时候，扛着相机、三脚架、望远镜，行走在湖边，捕捉一个个属于我湖的美好。我想把这些美好传递给更多的人，向他们欢天喜地介绍：“看我湖的……”这个省略号的内容是经常变的，有时是成千上万只壮观的飞鸟，有时是成片的湖滩上的鲜花，有时候是惊人美丽的湖上落日，有时是绚烂辉煌的湖上朝阳与彩霞，有时是烟雨迷离的湖上风光，有时是正在建设中的湖区基础设施场景，有时是我兴致勃勃地带领着学生们参观……许

是我的态度感染了我的不算多的“粉丝”们，大家为我点赞的时候也都说“我湖太美了”。不知不觉间，“我湖”成了“我们的湖”，大家提起这片湖便都有了一种亲切感，湖上的一切都能让大家惊叹、喜爱、流连。

春去秋来，候鸟回来了。每年的11月到来年的3月，是我最激动的日子，我一年才能见到一次的朋友们，带着千山万水的气息回家了。

我不时地来到湖边，看看这些朋友们。巡护队员们告诉我，这是鸿雁，这是天鹅，这是白鹤，这是鸬鹚，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的。他们说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这里生物物种资源曾一度遭到人为破坏。那时候，围湖造田，渔民拦网养殖、养螃蟹、投放化学饲料养鱼、群众捕猎候鸟、湿地放牧等破坏珍稀植物现象十分严重，越冬栖息候鸟不到2000只，原有的湿地面积和叶茂繁盛的多样性植物逐年减少，湿地生物物种资源濒临灭绝。

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湿地的生态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，不仅条件变好了，越来越多的候鸟来此停歇、越冬、繁殖，十万多只候鸟每年在这里相聚，最开始是常见的赤麻鸭、白额雁等普通品种，近些年，东方白鹳、黑鹳、白鹤、白头鹤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每年都会来到这里。这里是鸟的天堂鸟的家。

如果来这里，你可以看到候鸟们成群结队嬉戏玩耍、欢叫起舞，它们时而低空盘旋，时而捕食追逐，成为这片湿地最生动、靓丽的风景。

真好啊！我多想一直在这里，与我湖同在，与我的朋友们同在。

袅袅的香气。

月圆的夜里，桂花与月必有一场缠绵的恋爱。桂花遭遇的月圆一年只有那么一

次，它必是要舍命去爱，赴汤蹈火在所不惜。我们虽然听不见、看不见它们的恋爱，但那场恋爱，群星与露珠是可以作证的。

桂被中国的文人植进月亮已万载千年了。吴刚在永远不知疲倦地伐着桂。那是他命定的苦役。月亮里的桂，是否如人间的桂那般香？

桂树开花时节，想到一个广植桂树的城市——桂林。又连带着想起桂林的桂花糕，那种糕，我们去厂家品尝过刚出炉的。那香气，那软糯，那甜腻，吃过一次就永远也忘不了。就是初恋的感觉。

许多年前，我与他走在桂花飘香的月圆之夜，我们要去追赶月光，追赶桂花的香气，一步一跳跃，心里隐藏的欢喜一如小小的桂子，想藏是藏不住的。而那样的隐秘，一生也就那么一次。

好在桂花年年开。路过桂树边，总要停留几秒，回头几秒，细细地寻那气息。若隐若现、若有若无的香气藏在满枝细小的、密实的花粒里，如日子的殷实与丰盈。闻着桂花的香气，天愈发高远起来，云朵愈发轻盈起来，所有的苦与痛，都已忘却，前面的路陡然敞亮、宽阔。

桂花辞

余芝灵

在过去的乡村，你只要喊上一声“桂花”，准有好几个女子应答。哪个村子里没有几个名叫桂

花的女子呢？她们大多是在农历八九月出生的。桂树命贱，好养，无论寄居在哪里，都一样开出细碎的花朵。村头，农家小院，大街上，花圃里，林荫道旁，处处可见桂树的踪影。乡村八九月里，处处可闻桂花袅袅的香气。你走了很久，再也望不见桂树，但那种香气，还在袅袅地飘。你感觉袖子上，头发上，眸子里，处处是桂的气息。

婆婆喜欢在这样的时节腌糖桂花。她总是小心翼翼地将桂花从枝子上慢慢摘下，生怕弄疼了它。她不会将每一根枝子上的桂花悉数摘尽，总是轻描淡写地摘，摘一些，留一些。腌好糖桂花装在瓶子里，待做粢饭团时，与芝麻、冰糖、剝碎的金桔饼等等，一起作馅。那种隐隐的香气，吃在嘴里，香在嘴里。

乡下的女子，在桂树开花时节，总喜欢摘下一枝，夹于头发上，走一路香一路。也有稍微风雅一点的，摘下几枝，插入瓶子里，天天不间断地换水，也能香上十日八日的。而我，无论少时居乡下，还是如今居城里，都不喜欢采摘桂花，只喜欢它静静地挂在树上香着，偶尔呆呆地望着，或痴痴地闻着，甚而有时夜半了，还起来看看它们睡着了没有。我看花的时候，是趁着星光或月光悄悄地看的。桂花多半是醒着的，在散发

